

史海拾珠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英国记者偷窥同治大婚

英国画家威廉·辛普森作为《伦敦新闻画报》的特派记者,于1872年10月16日之前到达了北京。

10月16日是同治举行婚礼的日子。据说这个婚礼行列要在午夜时离开公主府,在凌晨两点之前到达宫内,因为过了两点进宫,就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。街上零零落落地挂着照明的灯笼。大街中央新修筑的那条路当今天上午刚搬过了一层新的黄沙,看上去能有表示皇室的色彩,后来,骑兵们越来越多。快到12点的时候,婚礼行列先头部分终于出现在大街上。那些白马、旗族、高高的华盖和扇子在幽暗的光线照耀下,显得惨白和鬼影憧憧。婚礼行列并不算太长,然而那些

服装和家具堪称精美绝伦。

首先是一位骑在马背上的亲王,紧接着是四十八匹带有黄色缰绳的白马,牵马的人都穿着猩红色的长袍。那些身穿猩红色长袍的鼓乐手们没有吹奏他们的乐器,他们举着三十二面旌旗和四十八面扇子、两项黑色的华盖、两个白色的假人、六个黄色的假人、六个红色的假人、两个蓝色的假人、两个用刺绣锦缎做成的黄色假人和一百九十二盏灯笼。

马上的恭亲王显得英俊潇洒,他身旁有一个四杠大轿,轿子是金色和黄色,由十六个身穿猩红色长袍的轿夫抬在肩上,另有十六名轿夫手持红棒走在轿子的旁边,随时准备替换正

在抬轿的那些轿夫(在这个轿子里显然坐着皇妃)。

轿子的后面大约有一百名官员骑马跟在后面,另有两百名左右的官员徒步行走在婚礼行列之中。婚礼行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百盏装饰有双喜字样的红灯笼,然后是举着的金匾,后面跟着华盖和新娘花轿,这个轿子里坐的是皇后。

新娘花轿的旁边有一个手持焚香的人,此人扮演滑稽的角色,后来得知此人是一位天文学家,或者说是占星术士,他的官衔是“钦天监监正”。

他手中的焚香上刻有标记,以表明时间的流逝。无疑他是在计算婚礼行列的前进速度,以便能在一个预先计算好的“吉时”到达皇宫。

新娘的婚礼行列仪式刚刚结束,北京的街道上已经寂静无声,空空如也。

摘自《齐鲁晚报》

建福宫花园失火案

松柏也变成了火树。消防队员被烈焰熏烤得无法靠近,只得力保花园东面的养心殿和西六宫,破拆周围房屋,辟出隔火道。更为糟糕的是,宫内并无自来水管,水井也大多干涸。救火人员只好将现场所有水龙进行连接,汲入紫禁城神武门外筒子河水,但距离长达400米远,面对如此凶猛的大火,犹如杯水车薪。消防队员只得看着大火蔓延燃烧……及至上午7时,始将火势阻住,9时始才完全将火扑灭。

这场大火由建福宫敬慎斋失火引起,竟延续焚毁了花园内的静怡厅、慧曜楼、吉云楼、碧琳馆、妙莲花室、延春阁、积翠亭、凝晖堂、玉壶冰、中正殿、香云亭等10余处,各处总共焚烧130余间房屋。这些精美壮丽的殿宇楼閣中珍藏的金佛、金塔、各种金质法器、藏文经版、清代乾隆至光绪六个皇帝的画像和行乐图、历代名人字画、古铜、古瓷等稀世珍宝,以及溥仪结婚时所收藏存储于此的全部礼品,皆付之一炬。爱新觉罗·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说: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糊涂账里,说烧毁了金佛2665尊、字画1157件、古玩435件、古书几万册。”与此同时,清宫内务府派派官员监视,会商警察厅、护军管理处派派官兵彻底清理火场。经剖控检拾,共清理出熔化佛像、经版、铜、锡等项共508袋,金色铜片及残伤玉器等多项共43箱,其中经内务府大臣前往详勘,“恭查残缺佛像,亟应量加修饰,敬谨供奉,焚毁经版情形较轻者,拟交中正殿珍藏保管,其熔毁铜、锡、玉器等件,择其完整者49件交进,其余残缺不齐者,交由中正殿(该殿已焚毁)司员妥为收存保管。”选择的49件均为玉器,其中

有青玉双耳莲花碗、玉鱼、玉象、玉猿猴勒马、玉游鱼对莲、雕花白玉双楼、雕葵花式玉水盂、玉异兽莲、青门玉雕花双耳扁瓶、碧玉雕花双耳扁瓶、青玉雕螭虎洗子、雕花小玉炉、雕花白玉山子、雕花小玉瓶、雕菊花玉瓶、碧玉山子等,这些价值连城还未被大火吞噬的玉器,是清乾隆皇帝及后世皇帝收集或征集来的历代工艺珍品。还有那些被烈火熔化的金佛、金塔等和多数化成金水流入土中,结成半土半金的板块。经内务府总管绍英和溥仪商量,把熔金炉房工人叫到宫内,将这些板块重新化成纯金,共叫了三四百斤,然后拍卖给金店,作为对那些救火有功人员“论功行赏”的开支。

关于建福宫火灾原因至今仍是个谜。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认为,“这是偷盗犯故意放火灭迹的”,理由是发现叫太监打开建福宫的一座库房,曾见内有堆到天花板的木箱子,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,内储全是手卷字画、古玩玉器;而其他库房又尽是玉器、瓷器、名画及各式各样的“百宝匣”,内装珍宝无数。他不由想到,宫中究竟有多少财宝?那些整座整院的财宝怎么办?被人盗去的有多少?如何防止珍宝被盗?特别是庄主敦告告诉他,在地安门大街上开了许多古玩铺,有的是太监开的,因而他建议溥仪对宫内珍宝进行清点。当建福宫的清点刚刚开始,即发生了这场火灾,所以,溥仪认定是太监“故意放火”,破坏清室。其实,溥仪统治的小朝廷,从上至下,盗窃成风,当中也有溥仪自己一份。

摘自《文史故事》

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,中国和俄国的天空,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。他们,就是震古烁今的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。

一个是运筹帷幄、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,一个是锐意改革、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。两位大帝不仅出生时代相同、在位时间相当,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。康熙使中国一半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,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;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一跃而起,成为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强国。然而,彼得使俄罗斯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,雄踞欧亚,傲视全球;康熙最终却没能跨越封建体制雷池半步,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,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,盛极而衰。

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,他们鞠躬尽瘁,勤政不怠,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。但康熙更为沉稳慎重,彼得却无比决绝果断。康熙一生尊奉“敬天、法祖、勤政、爱民”的信条。

挑起“七七事变”日本兵的下场

1937年7月,日军以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,蓄意制造事端挑起“七七事变”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那么当时的几个日本军人最后的命运如何呢?

田代皖一郎

他是日本佐贺县人,1880年出生,“七七事变”时为中将军衔。1937年7月8日凌晨,田代在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,下达进攻命令,日军猛攻卢沟桥及宛平县城。中国驻军奋起还击,并于8日夜夺回了龙王庙及铁路桥,打击了日军的气焰。7月11日晨,日军统帅部做出向华北派兵的重大决定,还命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指挥不力

的田代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。田代闻讯后,羞愤交乘,于15日突发心脏病暴亡。

迷途的帝国

有一次他出外巡察,路遇一人倒卧地上。拦挡圣驾,非同小可,侍卫要严加惩处。康熙立刻阻拦,令人问明情况,得知其人叫王四海,是个佣工,因为饥饿晕倒了。康熙令人熬粥喂他,又送盘缠让他回老家。康熙清楚地给自己设计了执政蓝图:“期于家给人足,百姓乐业而已。”“国势日盛之时,康熙即提出了“持盈保泰”的思想,满足于百姓足岁年丰、人民鼓腹讴歌的社会图景。

在另一条道路上,彼得则赶着俄罗斯在近代化道路上急行军。

用普希金的话说,彼得得某些思想“是用鞭子写成的”。彼得和首都警察局局长乘车过河,发现桥梁出了故障,他觉得是警察局长失职所致,不由分说给了这位局长一顿好打,说:“这是要你好好记住,一定要让大街和桥梁畅通无阻,以后你自己要多加巡视。”沙皇给警察

局长上了勤勤恳公的一课后,又挥挥手说:“上车吧,老弟!”

为了排除干扰和反对,彼得动辄抡起棍棒殴打,强迫大臣执行命令,他的惩罚措施从小额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、从折磨肉体、流放做苦役,直到处死。甚至连他的儿子阿列克谢也无法承受,积聚力量反对他的改革。

1716年11月,阿列克谢叛逃。彼得借助武力强迫其回国之后,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刑讯以及致其死亡的整个过程。在儿子死去的第二天,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,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,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
历史的悖论出现了。康熙仁政爱民,彼得凶暴治国;康熙修德中外,彼得侵略扩张……结果却是俄罗斯一飞冲天,中国走向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。1700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值的

23.1%,俄国仅占3.2%;而俄国1700~18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欧洲和世界平均速度,更远超过中国,跨入西方列强行列。

俄罗斯在狂飙突进的改革风暴之下,理性冲破禁锢,科学压倒愚昧,重商主义盛行,资本主义迅速发展。

康熙遵循的是传统文化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的道理,把古人设计的政治道德蓝图当做完美的理想去追求。他虽然呕心沥血地试图开辟一条富国之路,却只是在中国重建了小农经济,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迈出半步。他对内强化封建专制,官场贪腐横行,百禁不绝。他重农轻商,致使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。对外则闭关自守,他在竭力开创盛世局面的同时,其实已经与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。

治国不进则退,欲单纯以保守为目的,其势必难以长久。这,就是一个迷途的帝国留下的最大教训。

摘自《西南军事文学》

攻陷平作战有功,获金鹰三级勋章。1939年,日军向米可夫率领的苏军发动进攻,挑起诺门坎战役,5月11日,森田彻在战斗中就被苏军坦克碾为肉饼,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。

木清直

他是事变中第一个开枪的日本兵。同年10月8日越级晋升大佐,调中国东北作战。1942年6月6日,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惨败,8月7日,一本奉命支援达尔卡纳尔岛,18日晚,一本支队在瓜岛登陆,发起争夺瓜岛亨德森机场战斗,因缺乏足够的重武器和火力支援,损失极为惨重,一本清直也多处受伤。于是他命令通信队向其上级发出“一本支队全军玉碎”的电报,满身是伤的一本,躺在瓜岛潮湿的丛林里,眼睁睁望着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师的坦克开进血盆大口,这是美国主义狂徒眨眼粉身碎骨。

摘自《上海译报》

森田彻中佐

此人1890年出生,1936年调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副联队长。“七七事变”时,森田彻在现场指挥日军“演习”,是日方战地谈判代表。据中方战地谈判代表回忆,这个矮家伙是个态度极为蛮横的法西斯军人,被讨伐。由于积极参加“七七事变”和进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白的? 黑的?

从前有一匹斑马,它谁也都没有做过一点坏事,它也从不会做坏事,可能就因为这一点,它被捉住,送进了动物园。那时有两个雄辩家。他们好像就是为辩论而降生的。他们常常争论得声嘶力竭,神志不清。辩论什么题目并不重要,主要是能争论出来就好。他们在自己的这门艺术领域里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。你们也见到过这样的人吧,遗憾的是,这样的人现在还滋生了不少呢……

有这么一天,在动物园的斑马栏前,这两位雄辩家遇到了一起。

“不管怎么说,斑马是黑的。”头一个人装着无意地开了腔。

“哪怕考虑到地轴的倾斜度和我们站着的这块地方的地理坐标的位置,它也不会是黑的,就是说,”第二个人以胜利者的姿态讪笑着,同时以不屑的神情望望第一个人说,“它是白的。”

“黑的,就因为……它是黑的。”头一个反驳着对方,并为自己论据的简洁感到一种自我陶醉。

“如果它是黑的,那么

二个人的观点,有些人还大喊起来:“乌拉!我们到底找到了真理,斑马是白的。”

这个场面一直延续到铃响了,公园要关门了,两位雄辩家才一直继续争论一面向出口走去(后边簇拥着人群)。斑马栏前只留下了一人。他是个聋子,没听到铃声。他也没听到整个下午两位杰出的雄辩家关于这只动物的争论,所以也没弄明白,为什么刚才在这里的那群人如此激动。

这个人又在那里站了很久,欣赏这匹漂亮的带条形斑纹的动物……

摘自《外国名家微型小说》

挡不住它们的高死亡率。你们知道它们是为什而死的吗?”

我摇摇头。巴克利教授叹息了一声说:“怀疑,同样是怀疑!这种沙漠兔总是怀疑有动物会让自己吃掉。所以它们进来把自己洞穴旁边不停挖掘着通道,最多的可以达到八至十条。沙漠里温差太大,到了晚上,寒风从八至十条地道里灌进来,会把它们冻得血液凝固成冰块而死。”

难以置信的说法。我看了看妻子,内心震惊,不过巴克利教授在这个领域是有权威的。他接着说:“沙漠里的猎手想要猎取沙漠兔的时候,根本不用开枪,他们只用白天在沙漠兔的洞穴边上走来走去,兔子就会给自己自掘坟墓。”

我和妻子离开实验室的时候,巴克利教授有句话在我们心里越来越清晰,他说:“要知道,怀疑原本可能是它们这个物种生存下来的法宝,但是要想生存,每一种本能都不能过份,否则本能就会变成致命的软肋。”

其实,动物如此,人又何尝不是呢?

摘自《意林》

死亡使者

妙笔花

在到查纳家的第三天,克里纳死了。

查纳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向我说对不起。我心情无比压抑,毕竟,我们一家一直把克里纳当成自己的孩子看。而他,又是那么强壮。克里纳是半年前到我们家的一只短尾沙皮狗。它看上去很凶悍,继承了斗牛犬的嗜血与凶性,就算是高大的高加索犬,也不敢轻易地对它挑衅。

可是,它就这么死了,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一具僵硬的尸体,看不出外伤。它躺在查纳为它特意买的一个柔软狗窝里,冰箱里,还放着高档的牛奶与狗粮。

“它什么也不吃,狂吠。”查纳带着愧疚对我和妻子说,“我们是在家里搞一次聚会的时候,中途发现它死去的。原因我们也不知道。”

我们不愿意埋怨自己最好的朋友,查纳是个好人,是不会对克里纳下手的。

带它回去的路上,妻子

忽然说要去找兽医。

“救一只死去的狗?”我疑惑地问妻子。妻子有些哽咽地说:“不,我是想知道,克里纳是为什而死的。”

可惜的是,我们的兽医朋友找不出答案。

没有外伤,内伤,什么线索和迹象也没有。

最后,他给了我们一张名片,介绍说这是生物学教授巴克利的电话,要我们打给他,这个资深的专家一定能解答我们的疑惑。

电话通了,我向这名专家说明了情况。

“是一只什么样的狗,您的宝贝儿?”巴克利在电话里询问。

“短尾沙皮狗,那种身上没有毛的,尾巴短得像兔子一样的狗,您知道吗?”

“哦,是的,我知道,我想我不用再去看它,就知道它是因为什么而死的了。”巴克利教授说:“很遗憾,这种狗现在在世界上已经不多见了,甚至比大熊猫还要少。”

巴克利教授为了解开我们的疑团,约我们周末到

他的实验室去。

实验室里同样有只短尾沙皮狗,像克里纳一样。妻子几乎抑制不住自己想要上去拥抱这只可爱的狗的冲动,可是那只狗却一下蹿上了实验室里的解剖台上,双眼死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

教授把狗食和牛肉放在了地上,可是它丝毫不看一眼。巴克利摇摇头说:“看到没有,它们就是这个样子,这种狗一生只认一次主人,除了主人外,它怀疑一切。你们把它送到朋友家里,它每天提心吊胆,不吃不喝,已经心力交瘁,而查纳家的派过来那么多人,对于怀疑一切的它来说,就是无数个不可预期的危险,它是被自己的怀疑吓死的,可怜的克里纳。”

我和妻子张大了嘴巴,不敢相信会是这么个结果。巴克利教授似乎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情绪当中,他指着旁边一只兔子的标本说:“你们看,这种沙漠兔现在数量也在减少,兔子的繁殖能力是可怕的,但是却抵

其实,维也纳很沉重,有很多不见尽头的冥思苦想,只不过维也纳人喜欢把苦作的道理、哲学思辨都化成美丽旋转的音符。

维也纳：一起跳舞到天明

理所当然要拉上异性伙伴转上两圈华尔兹。就算是个小啤酒厂的工人,也能把舞步跳得潇洒迷人,让人没办法怀疑维也纳人根本天生就是要跳舞的民族。

奥地利曾经疆域辽阔,现在面积还不到以前的八分之一。但维也纳一直很大,每四个奥地利人中就有一个是维也纳人。

背靠维也纳森林,面对宽广的多瑙河,两千年文化汇流成一个深奥的大都会,一个充满小市民和天才的地方。此地出哲人,出音乐家,出咖啡馆老板,出莫测高深的心理医生,出卡夫卡《城堡》里描写的官僚机器……

维也纳人看上去温和,内心复杂,容易郁闷,多愁善感,却不会走极端,于是弗洛伊德就有了故乡,宁可满嘴讽刺,也不大愿意改变现实,全城上下都是慢悠悠的生活节奏。整个维也纳外观古典美丽,和滑得就像一首圆润的华尔兹。

环形大道上的歌剧院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,但也是最赔本的歌剧院,还被本地人抱怨。在维也纳当歌剧院经理,绝对是吃力不讨好的职业,名气大到如卡拉扬也不行。这位指挥家为该院奠定的高价明星制度,虽然让维也纳四季都有全球一流的歌剧表演,节目还是有七十年资历的经典作品,但平均每天要赔二百万先令。总不能把票价卖到没人付得起的地步吧。

只有开大舞会的那个晚上,歌剧院可以要每个进门的人至少付两千先令(约两百美元),一个包厢

贵到上万美元,一瓶香槟要五百美元。整个歌剧院变成可容纳七千客人的华丽舞厅,票还供不应求,挤满全世界来的客人,这是欧洲最后一个上流社会的庞大节日。

几个身穿黑西服和白色礼服的绅士小姐翩翩起舞,仿佛谁都回到了当年的美丽时光。但当年真有过如此时光吗?游客们才不管呢,他们来维也纳纳的就是梦想。

环形街的另一“维也纳纳街”,就是大道一侧广场上富有气派的“音乐之友协会”,金色大厅里举行的“新年音乐会”,全世界有几亿人跟着电视转播幻想,以为维也纳人整天都是这样生活。

在维也纳,一到冬末初春就进入了一年里舞会的旺季。全城各大剧院、音乐厅、乐团,连布店、理发店、裁缝铺都为了双舞鞋团团转。最为兴奋和紧张的还是刚刚踏入成熟阶段的女孩和她们的妈妈。因为该城直到今天还有一个老传统,少年男女要正式参加“第一场舞会”才算是众人眼里真正长大,完成跨进社会的“成人礼”。

这个季节是维也纳全城狂欢的节日,城里舞会有各种层次。大到皇宫、市政厅、大学,小到区里、街里的会堂,只要有点像样空间,都要拿出来找个乐队热闹一场,舞到半夜。城里不止有珠光宝气的歌剧院舞会、音乐厅舞会,还有老年人舞会、幼儿园舞会、退休教师舞会……最好玩的是三百六十个不同施展身手、糖果舞会、啤酒舞会、消防员舞会、烟囡师舞会、多瑙河轮船司机舞会、烟铺业主人舞会,甚

至还有“肉店老板的儿子和女儿俱乐部”办的专门舞会,不分阶级,一律穿上晚礼服,低胸降裙,没钱的也要去番,在自己人圈子里炫耀一番。

好不容易冬季快完了,大家自然要穿上盛装去歌舞一番,随着流畅的舞曲,在宽大华丽的空间里旋转,也是对不少家居狭窄的维也纳市民一种幻想空间的慰藉。

其实,维也纳很沉重,有很多不见尽头的冥思苦想,只不过维也纳人喜欢把苦作的道理、哲学思辨都化成美丽旋转的音符:“就让它去吧,其实我们都很寂寞,都很快乐!”一句雪歌里这样说,不是老子的无为,而是斯拉夫式的浪漫。

维也纳人把生活当艺术,虽然活得不轻松,但却活得很精彩。

摘自《党员文摘》